

哲学的批判

子

陈绍燕
孙功进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庄子 哲学的批判

陈绍燕 孙功进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哲学的批判/陈绍燕,孙功进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607-3706-5

I. 庄...

II. ①陈...②孙...

III. 庄周(前 369~前期 286)—哲学思想—文集

IV. B223.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33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汇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48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自序

《庄子哲学的批判》是我与孙功进同志的一本论文集。多年来自己在工作之余，研究的重心一直偏向于先秦道家哲学。这次所选的论文大都是曾经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过的，其中庄子研究方面的篇目居多，故书名为《庄子哲学的批判》。

庄子是道家的集大成者。他以诗一般的语言来阐发其深邃的哲学思想，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睿智思考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学界对庄子思想的认识见仁见智。我在1983年发表的《神秘主义是庄子认识论的归宿》一文中，提出庄子的认识论应分为两个层次：在对“物”的认识层面上表现为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对“道”的认识层面上表现为神秘主义。这对于当时流行的庄子认识论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观点是一种新的认识。《庄子不可知论与古希腊罗马怀疑论哲学的比较》与《论庄子认识论的神秘主义性质》两篇文章，则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庄子〉与庄子》原是应“齐鲁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之邀所写的一本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小书，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庄子的思想，现稍加修改，作为一篇长文置于书中，全文分九个部分，依次为：一、庄周故里在山东东明；二、庄子艰难而又高洁的一生；三、宇宙的终极根据——庄子论“道”；四、齐国的贵齐传统与庄子的齐物论；五、齐国的神仙传说与庄子的逍遥游；六、庄子安命论的人生哲理；七、遁世与顺世——庄子对世俗生活的态度；八、对儒家的批判与庄子理想中的“至德之世”；九、齐人的长生久视之术与庄子顺乎自然的养生说。

庄子哲学的批判

老庄道家主张无为、贵柔、不争,《竞争与谦让》与《中国竞争思想的演变及当代思考》两篇文章是自己有感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规则竞争现象而进行的一些思考,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乃至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点启示。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一文是1995年我为《文史哲》杂志“学术人物”栏目撰写的介绍张先生学术成就的一篇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尊张先生为国学大师,在国内外是比较早的。《怀念张岱年先生》一文是应《山东大学学报》之邀而写的,编入书中,以表达我们对张先生永久的思念。

本人自知才识暗短,书中疏漏固所难免,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教,在这里,我先行致谢了。

孙功进同志敏言慎行、好学深思,2004年在山东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现执教于曲阜师范大学。近年来他研究的重点一直在道教哲学方面。书中《〈庄子〉的三个悖论》、《〈庄子〉道论对道教的影响》、《〈庄子〉义理对道教重玄学的影响》、《〈庄子〉养生思想对道教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庄子哲学思想研究述略》都是近年来孙功进同志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次在本书面世,为本书增色不少。希望学界关注这位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学者,并给予多方面的指教。

陈绍燕

2008年夏于山东大学南山小区

目 录

神秘主义是庄子认识论的归宿 / 1
庄子不可知论与古希腊罗马怀疑派哲学的比较 / 14
论庄子认识论的神秘主义性质 / 28
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 / 44
孟庄命论比较 / 51
《庄子》与庄子 / 65
《庄子》的三个悖论 / 142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 158
新中国成立后庄子哲学思想研究述略 / 200
道家的基本精神 / 230
论列御寇 / 248
竞争与谦让 / 258
中国竞争思想的演变及其当代思考 / 276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 / 293
怀念张岱年先生 / 307

神秘主义是庄子认识论的归宿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据马叙伦先生考证，其生年在前 369～前 286 年之间，与孟轲同时而稍后。^①《庄子》一书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其间道家学派的一部论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了当时的多种版本，但仅有郭象三十三篇本流传至今。自秦汉至宋代苏轼以前的千余年间，人们一直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周之嫡作。直到苏轼撰《庄子祠堂记》才从前后各篇的思想抵牾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他说：“余尝疑《盗跖》、《渔夫》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②故认为《渔夫》等四篇为伪作。从此，历代学者对该书进行了许多考辨工作。通过对该书的思想、文风、史实、语言的考察以及与先秦其他古籍的比较，可以初步确定内篇产生的年代一般要比外杂篇早些，学术界大多数同志将其看作是庄周手笔。外杂篇的产生年代较晚，被视为庄周后学之作。根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要确切判断各篇的年代及作者

① 见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附录《庄子年表》，龙门书店 1958 年版。

② 《东坡全集》，载《四部备要》卷三十二，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尚有困难。故《庄子》一书可以作为存在于战国中后期的一种社会思潮来研究。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对庄子认识论作一番考察,取材以内篇为主,兼及外杂诸篇。

学术界比较多的同志认为,庄子的认识论是绝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我们通过对庄子认识论的全面考察,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庄子的认识论是以他的“道”论作为基础的。在庄子哲学中“道”与物是对立的范畴。他把对物的认识称为“小知”,即普通知识,而把对“道”的认识称为“大知”,即“真知”。庄子对“小知”的鄙薄和对“大知”的崇尚构成了他的认识论的两个层次。在前一层次中表现为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而在后一层次中表现为神秘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庄子否定普通知识的手段,神秘主义才是庄子认识论的归宿。

—

庄子通过对普通知识的考察,认为普通知识不真实、不确定,所以对普通知识的追求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但庄子的认识论却并没有到此而止,他并不反对一切知识,他所追求的是与普通知识相对立的“真知”。庄子认为只有“真知”才是具有绝对真理性的知识。人们一旦获得了真知,客观世界纷然杂陈的矛盾现象便可以迎刃而解,人们便可获得绝对自由。

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①这里庄子提出了“真知”的概念。庄子所说的“真知”是和“小知”相对立的,庄子认为真知只有真人才可以达到,而真人就是“登假于道”的人。

《齐物论》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① 《庄子·大宗师》。

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这里明确提出至上之知是达到“未始有物”的境界。所谓“未始有物”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故至上之知为认识到“未始有物”，不过是体“道”的另一种说法。对此句的理解古来多有歧义。我们认为郭象注可以作为理解庄子这种认识境界的参考。他说：“此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也。”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又将此种认识称为“大知”。其实“真知”、“大知”、“至上之知”称谓虽异，其蕴义却是相同的。在庄子看来，“真知”乃是与普通知识相对应的绝对的认识。

二

既然“真知”就是体“道”，那么庄子的“道”是什么呢？简要说来，庄子的“道”有两种基本的规定性：（1）“道”是宇宙的绝对本源。（2）“道”是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与“道”相对应，庄子所说的“真知”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对宇宙本源——“道”的体认。（2）绝对顺应支配天地万物的规律。

“真知”的第一方面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大宗师》一文中。女偶在谈到闻道时说：“……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何为见独？成玄英疏曰：“夫至道凝然，妙绝言象，非无非有，不古不今，独往独来，绝待绝对；睹斯胜境，谓之见独。故《老经》云，寂寞而不改。”可见“独”也就是“道”，即脱离了相对的绝对，脱离了个别的一般。“杀生者”、“生生者”则是“道”的别称。“杀生者”、“生生者”中的“生者”就是物。人们一旦冥会到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的本源和主宰，就能够对万物的变化无所不送，无所不迎，无所不毁，无所不成。在这种认识境界中主体与客体的

界线被泯灭了,真人一旦豁然贯通,即可掌握宇宙的全部奥秘。因此庄子在认识论中最终表现为神秘主义。

“真知”的第二层含义则突出表现在《逍遥游》一文中。文中庄子举出四种人作比较。第一种是那些“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若此”的人。这种人目光短浅,与蜩、学鸠、斥鴳同类,故微不足道。第二种人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钘。他虽然已将世人的毁誉置之度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却不忘俗情,一心一意要建立功业,故犹有未树也。第三种人是列子。他虽然“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庄子认为,只有第四种人才是具备“大知”的人。因为这种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是获得绝对自由的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一语是《逍遥游》核心之所在。一种意见认为,此句意为“若是乘着天地的真正精神,驾着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宇宙,他还‘有待’于什么呢!”^①并由此断定庄子吞食了“道”,于是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这种解释在较长的时间内广为流传,但实际上却与庄子原意相背戾。因此有必要弄清它的真正含义。有的同志已作过一些说明,故仅简述如下。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句中的“乘”字在《孟子》中也出现过。《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之“乘”训为“因”、“缘”,即顺从的意思。庄子之“乘”亦当作如是解。郭象注以“顺万物之性”释“乘天地之正”,“乘”即训为顺。“正”,《说文》云:“正,是也。”^②《尔雅·释言》曰:“是,则也。”郝懿行疏:“是事可法则。”^③故

①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1页。

② 《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

③ 《尔雅义疏》(二),载《四部备要·经部》,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是”即法则、规律之意。“御六气之辩”一句，《管子·戒》有一个句子与此很相近。“是故圣人……御正六气之变。”戴望注：“所以循其变也。”^①以“循”训“御”正与庄子同义。《汉书·扬雄传·甘泉赋》：“风飐飐而扶辖号，鸾凤纷其御蕤。”颜师古注：“御犹乘也。”^②也是随顺之意。“辩”，即变化。郭庆藩《庄子集释》云：“庆藩案辩与正对文，辩读为变。《广雅》：‘辩，变也。’《易·坤·文言》：‘由辩之不早辩也’，荀本作变。辩、变古通用。”^③所以庄子此句的意思是要求人们遵循天地的法则，适应自然的变化。而庄子认为天地的法则、自然的变化皆受道支配。故逍遥游的真正含义即“自觉”地、绝对地顺应支配天地万物法则的“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我与非我的绝对统一，才能从精神上获得自由。故“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只有消极顺从之意，如将其解为控制、驾驭，实是大谬。

三

与庄子将道与物两者对立起来相对应，庄子认为对道的认识方法与获得“小知”的感觉和思维是迥然有别的。庄子认为用来认识物的“接”、“谟”、“论辩”等方法是不能体认道的。如何才能达到道的境界呢？《庄子》一书中主要提及了“守宗”、“心斋”、“坐忘”三种方法。

1. 守宗

在《大宗师》中庄子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这种特殊的方法。文中南伯子葵问乎女偶：

① 《诸子集成》（五），载《管子校正》，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156 页。

②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531～3532 页。

③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1 页。

“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见独”就是体道。在庄子看来，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凡夫俗子是不能达到的。只有具备“圣人之才”、“圣人之道”的人才有这种神秘的直觉能力。即使是具备这种天性的人也还要进行一番涵养的功夫。这就是要“守之三日”，“守之七日”，乃至“守之九日”。这种神秘的直觉能力的养成过程，也就是排除扰乱的过程。天下、万物是扰乱宁静心境的外部因素。而生死观念则是扰乱心灵的内部因素，这一切都在排斥、忘却的范围之中，只有彻底忘却客观世界，人的心境才能达到“朝彻”的程度。（王夫之《庄子解》解“朝彻”为：“如初日之光，通明清爽。”^①）然后这种神秘的直觉能力方可体认到“独往独来，绝待绝对”的道。此种方法一般称为“守宗”。

2. 心斋

庄子还谈到另一种得道的方法，即“心斋”。《人间世》说：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这段文字与《管子·内业》等篇中“虚壹而静”的思想有相近之处。

^① 王夫之：《庄子解》，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页。

但是《内业》中“虚壹而静”是为了“接万物以别宥为始”^①。目的是要人们摒弃认识过程中的主观障碍,以达到客观地认识事物的目的。《内业》中的虚静并不是排除感官的作用。《管子·心术上》说:“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②这是说认识要用耳目等感官去接触万物,“虚壹而静”不过是强调了认识过程中要注意“解蔽”、“去宥”,所以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而庄子这里所讲的却不是排除主观成见去客观地认识事物,而是要绝对地排除客观事物对感官的影响,取消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完全废弃人的感官,停止人们的思维活动,从而用这种彻底的排除了一切欲念、行为、思虑的神秘的直觉去体认道。

3. 坐忘

庄子的另一种方法是“坐忘”。《大宗师》载: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庄子认为“仁义”、“礼乐”都是使人类丧失自然本性的黥刑与劓刑,故首在排斥之列,然后谈及根本的“坐忘”。在摆脱了躯壳的累赘,丢弃了“朝三暮四”的“智慧”之后,就可以把自己等同于天地大炉中的一块朴金,任凭造化的大冶去陶铸。达到这种境界,认识者就可以与大道融通为一了。

① 《庄子·天下》。

② 《诸子集成》(五),载《管子校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21页。

在以上几种方法中，“守宗”重在排斥外物对神秘直觉的干扰；“心斋”则是完全封闭人的感官；“坐忘”首先排斥了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的“仁义”与“礼乐”，然后叙及“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三种方法虽然稍有差异，但却殊途同归，就是要排斥人们正常的认识方法，而采取一种神秘的直觉方法。《知北游》说：“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就是对这种直觉法简洁的表述。

《天地》有一个饶有风趣的寓言：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知者索之以神，离朱索之以目，喫诟索之以言辩，不可得。而象罔以无心索之，独得玄珠。玄珠，庄子借以喻道也。以庄子之见，只有否认感觉与思维的作用，方可体道而获得真知。这是庄子用寓言的形式来说明他的神秘的认识途径，是一种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截然不同的认识方法，充分体现了庄子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及蒙昧主义的成分。

四

弄清了庄子“真知”（大知）的含义，我们再对《庄子》书中几个重要而费解的范畴加以诠释，以便深入认识庄子认识论的神秘主义性质。

1. 以明

“以明”一词不见于先秦其他古籍，为庄子专用，颇为费解。为避免因字为释，现将原文摘引如下。《齐物论》中共出现三次。

(1)“……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2)“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3)“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对于“以明”一词，郭象注曰：“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后人对郭注多有批判。如郭嵩焘云：“今观墨子之书及孟子之辟杨墨，儒墨互相是非，各据所见以求胜，墨者是之，儒者非焉。是非所由成，彼是之所由分也。彼是有对待之形，而是非两立，则所持之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见存也。莫若以明者，还以彼是之所明，互取以相证也。郭注误。”郭嵩焘的批判是对的。庄子哲学最大的失误之处在于“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否认人的知识，否认任何智辩，所以他不可能认为儒墨的是非可以用“反复相明”的方法得到解决。但郭氏解为“互取以相证”也不妥。宣颖在《南华经解》中对“以明”解曰：“二家欲以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无益也。莫若以道，原无隐言。原无隐言者，同相忘于本明之地，则一总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①冯友兰先生则十分简洁地表达为：“所谓‘以明’就是从‘道’的观点以看各家的互相是非。”^②这样“以明”就是以道明之了。如此则有添字为释之嫌。《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认为万物皆由道生而终复归于道，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就是事物变化的规律，称之为“常”。了解这个规律就是“明”。并且主

① 宣颖：《南华经解选读》（上），中华壬申十月周氏师古堂刻，第15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0页。

张要虚心，静观万物的发展和变化。老庄认识论息息相通，庄子许多观点本于老子，此处老子对“明”的规定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以明”的媒介。庄子文中三次提及“以明”，都是针对常人分辨是非、彼此而提出的。所以，庄子的“以明”就是体道者把世间千差万别的矛盾现象都看作是“天钧”之行，任其自然，而不予分辨。司马迁评庄子说：“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庄子对待是非、彼此“莫若以明”，正是他消极顺应的表现。

2. 悬解

内篇两次言及“悬解”。(1)《养生主》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之帝之悬解。”（成玄英云：“帝，天也。”）(2)《大宗师》说：“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孟庄同时，《孟子·公孙丑》也有类似“悬解”的词句。“当今之时，万乘之主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悬解”可能是“犹解倒悬”的缩语。庄子两用“悬解”，一为“帝之悬解”，一为“古之悬解”。或许庄子是有意与孟子之言相区别。孟子的“悬解”确有客观上的意义，而庄子的“悬解”则完全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不过是安命任天的别称。

任何哲学思想不管它怎样玄远深邃，总离不开周围现实的世界，庄子的哲学也是这样。郭象曾经说，读了庄子的书，好像经过昆仑山，进入了太虚之境那样“游惚恍之庭矣”^①，表面看来是那么不着边际，但它却是具体地指导着人生。庄子消极顺应的认识论在人生观方面的反映，可以从“悬解”一词中表现出来。

五

庄子的认识论用相对主义作为桥梁而最终归结为神秘主义。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7页。

庄子认为体道便可以与超自然的道直接交往,并且从这种交往中领悟到宇宙的全部奥秘,从而获得“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的“大知”。庄子用玄妙的语言来形容体道而获“大知”后的精神境界。《大宗师》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们在体道之后,就可以像江湖之中的鱼儿那样从容放逸,悠然自得了。然而庄子的道是一种逻辑上的虚构,所以体道只能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境界。庄子所获得的“大知”(真知)并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庄子的逍遥游不过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别称,是对超自然的道的绝对顺应。逍遥游也体现出庄子对自由的向往,但他以否定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否定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为他的“自由论”的前提,认为只有克服自己的一切欲望,消极服从神秘的必然性的摆布才能达到他的自由境界,所以他所谓的自由只能是一种虚幻、神秘的精神寄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由应当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自由是一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支配自然和社会的自由并不是一次取得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人类要一刻不停地探索客观世界的必然性,否则就会丧失自己支配社会和自然的能力。而庄子却在冥想中以一次性的直觉取得了对自由的把握,从而表现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这种思想方法与他的道论是完全一致的。

庄子认为,人的认识不在于追求对某一具体事物的认识,而在于体道,体道就可以掌握一切。所以庄子从否认正常认识的可能性而最终归结为神秘主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思想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对客观世界的相对的、片面的、局限的知识而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绝对统一。他的思想方法囿于形式逻辑的范围之中,对于静止的概念与变动的事物之间的矛盾,对于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不能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去理解,于是将主客体的统一寄于直觉方法之上,并把这种认识能力推向极至,认为由此直觉便可以知